

19 薇罗奇卡

- **编剧：**handsomeJackson
- **关键词：**爱情，俄国文学
- **剧目简介/梗概：**

在乡下进行统计工作的调查员奥格涅夫爱上了薇拉。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村子了。全剧没有剧烈的情节，聚焦于抒情表达和诗意营造，塑造出离别时刻的诗意氛围。

- **预计演出时长：**30 分钟
- **演员人数：**2 男 1 女
- **创作时间：**2025 年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作者联系方式：**13291890910（微信）
- **作者留言：**介绍的话，可能在一个侦察系统的显示屏里，看到远处山坳坳的小庙前坐了一名武装分子，正在写着些什么，就是这本《薇罗奇卡》。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atresquare.icu

版权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为作者本人所有，下载本文件者，视同已阅读该声明，如不同意，应自行删除本文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本剧作者享有该作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

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本人下载该作品仅作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之用，本人知晓并承诺，未经作者许可，本人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复制、传播（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出版、排演、改编、汇编、

翻译，或侵犯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三、本人承诺，如有下列侵权行为，本人将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一切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该作品上署名的；

（三）歪曲、篡改该作品的；

（四）剽窃该作品的；

（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六）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七）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如侵权者侵权行为同时侵害公共利益，平台及作者将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或处以罚款；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平台及作者将向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下载者若侵犯作者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

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若因该下载文件发生纠纷，本人同意案件由原告所在地的，具备管辖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

《薇罗奇卡》

handsomeJackson.op1

伊凡·阿列克谢维奇·奥格涅夫 一名统计学调查员

加弗里尔·彼得罗维奇·库兹涅佐夫 某县的地方自治会执行处主席

薇拉·加弗里洛夫娜 他的女儿

第一幕

第一场

伊凡·阿列克谢维奇·奥格涅夫
身着一件轻便斗篷，头戴宽檐草帽，手里是一大捆书和笔记本，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根用作手杖的多枝节大木棍，站在屋主库兹涅佐夫的屋门口与其告别，后者手提着灯，是位秃顶的老先生，蓄有一把长长的灰白色胡子，穿着一件雪白色的织布外套。

奥格涅夫

（大声地）再会了，老人家！（库兹涅佐夫温柔地微笑，把灯搁下，和奥格涅夫一起在门外晃荡）

奥格涅夫

（激动地如歌似的声调，说到后面因为感动和喝高了浆果浸伏特加酒的影响，眼睛在眨、肩膀微微地抖动）再会，再一次感谢！感谢您的殷勤款待。感谢您的关爱和温馨……我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好客。不只您好，您的女儿也

好，您这里所有人都善良、快乐、殷勤——这么棒的一群人，好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库兹涅格夫同样感动和带有醉意，转过身拥抱了年轻人一下）

奥格涅夫

我已经熟悉了你们，我几乎每天都是到您这边来，在这里过夜有十次了吧，喝了多少果子酒啊。我最想感谢的是您的合作与协助。没有您的话，我这里的统计工作到十月前可能都忙不完。我会在工作报告的前言中这样记下——我必须表达我对某县的地方自治会执行主席库兹涅佐夫的感谢，感谢他的合作无间。统计工作的未来光明无限啊！请您传达薇拉·加弗里洛夫娜，还有医生、两位记事员及您的秘书，我要向他们致上万分的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协助！现在，老先生，我们再来拥抱吧。（奥格涅夫激动不已，再次拥抱了老先生一下后，往后走去，最后离开舞台前回身）

奥格涅夫

我到什么时候会再见面吗？

库兹涅佐夫

上帝才知道！可能永远不会啦！

奥格涅夫

是啊，没错！无论什么都引诱不了您去彼得堡的，而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到这个县来。那么，永别了！（奥格涅夫快速离开舞台）

第二场

从屋门通向花园篱笆处的小径上。奥格涅夫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不一会儿生出伤感的表情。

奥格涅夫

我从开春就在这个县住下，几乎每天都会去殷勤好客的库兹涅佐夫家，我已经与老先生和他女儿、仆人相处熟稔，像是亲戚一样。我对整个屋子的里外都一清二楚，我记得舒适的露台、林荫小径的每一个弯道，我记得厨房和浴室上方的树木轮廓。我现在即将要走出这道篱笆门，如此的一切都将要变成回忆了。

奥格涅夫

（感叹，情绪激动）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人还珍贵的！一点也没有！

第三场

安静的花园里，种满了芳芳的木樨草、烟叶、天芥菜，花坛上有尚未凋谢的花草，有一些灌木丛和树干、柔柔淡淡的月光和雾气充盈其间。一个黑影从围栏处向奥格涅夫走来。

奥格涅夫

（高兴地）薇拉·加弗里洛夫娜！这是您吗？我找啊找，想与您道别……再会，我就要离开了！

薇拉

这么早？可是才十一点。

奥格涅夫

不，是时候了！我得走路回去，而且还要收拾行李。明天要早起……（薇拉走到稍明亮的地方，穿一件亮大的短袖连衣裙，腰身有一圈皱褶，披着一条边缘带绒球的红色针织披巾，绑有两条辫子，辫子上是一些发卡，身材姣好，拥有标致的轮廓）

奥格涅夫

我要走了！别记起我的坏处！感谢一切！（和老先生谈话时那种吟

诵的声调，同时眨动着眼睛）我给母亲的每一封信都提到了您，要是没有像您和您父亲这样的人，真不敢想象世间生活会是如何，恐怕会乱七八糟。你们所有人都太好了！都是淳朴、热心又真诚的人。

薇拉

您现在打算去哪里？

奥格涅夫

我现在要去奥廖尔找母亲，会在那里待两个礼拜左右，再从那里去彼得堡工作。

薇拉

然后呢？

奥格涅夫

然后？我会工作一整个冬天，到下个春天我又要去某个县搜集资料。那么，祝您幸福、长命百岁……别记起我的坏处。我们不会再见了。（奥格涅夫弯身亲吻薇罗奇卡的手，理了下斗篷，换了个姿势提着书）

奥格涅夫

（沉默了一阵又说）起了好多的雾啊！

薇拉

是啊，您没忘记什么在我们这儿吧？

奥格涅夫

什么？好像，没有……（奥格涅夫默默站了几秒钟，随后笨拙地向花园外走去。

薇拉

（跟着奥格涅夫）请您等一下，我送您到我们森林边。（两人走出了花园）

第二幕

第一场

距离库兹涅佐夫庄园不远的马路上，周围是一片旷野，半透明的面纱般的烟雾笼罩在一些干草垛和灌木丛附近，同时压向马路。

奥格涅夫

（看向薇拉的轮廓，笑一笑说）真不想在这种好天气离开！这个晚上多么浪漫，有月光，有宁静，该有的都有了。薇拉·加弗里洛夫娜，您知道吗？我在这世上已经活了二十几年，可是这一辈子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连一个爱

情际遇也没有，不管是约会或是在林荫小径里的爱慕叹息或接吻，这些我都只是听人说而已。这不正常！在城市里，一个人待在房间的时候，并不会发现这样的人生空白，可是到了这里，在新鲜空气熏陶下，这个空白就会被强烈感受到。……不知为何，这真是让人难过！

薇拉

您怎么会这样呢？

奥格涅夫

我不知道。大概，一直以来都没有时间，或许是没机会遇上那样的女人让我……总之，我认识的人少，我没什么地方可去。（两个年轻人在一片沉默中走着。其间奥格涅夫不时瞧着薇罗奇卡）

第二场

两人快走到一座四端有小柱的小桥。小桥的对面是另一条黑暗的林间马路。

奥格涅夫

奥格涅夫 您记不记得，我和您有一次骑自行车去舍斯托沃？那天

下了好大的雨，您钻进了我的雨衣里，可我对到那里的道路还是模模糊糊，我们在那条沿途都是黑麦田的土道上，就这样一直骑，直到你钻出来，我才明白过来！然后雨停了，回去的晚霞好看极了，我一边提防着车不至于骑到田里去，一边听你给我描述着灿烂的霞与归林的鸟……老天啊，真是一些如金块般的回忆，我能带走多少这些印象？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挤在首都而不来这里？这里不是更辽阔、蕴含着更多的真理吗？那些住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又大又湿房子里的艺术家、学者、记者们，真让我觉得他们有偏见。

奥格涅夫

小桥到了！您应该在这里回头了……

薇拉

（停下来，然后坐在一根小柱顶上，说着）我们坐一下吧……一般人在临别之前，通常会坐一下。（奥格涅夫在她旁边把书放下，坐在上面。薇拉呼吸稍急促，望向其他方向）

奥格涅夫

要是匆匆十年过后我们再见面，到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您会变成一位人人敬重的母亲吧，而我也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受人景仰的统计汇编作者，事实上这种书有四万册之多，根本没人要读。我们重逢并回忆旧日时光……现在我们所感受到的当下，让我们情绪高昂又激动，然后下次重逢的时候，我们恐怕记不得，是哪天哪月甚至哪一年在这座小桥上最后会面了。您大概会改变……听我说，您会变吗？

薇拉

（颤抖了一下，转身面对着他）
什么？

奥格涅夫

我正在问您……

薇拉

对不起，我没听到您说什么。（脸色变得苍白，喘不过气，呼吸颤抖得遍布全身。一会儿整一整似乎是卡到脖子的衣领，一会儿把红色披巾从这肩挪到另一肩……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不过奥格涅夫还是注意到了）

奥格涅夫

您好像很冷，坐在雾中对身体不太好。让我来带您回家吧。（薇拉

没有说话)

奥格涅夫

(笑一笑)您怎么了?您不说话也不回答。您是身体不舒服还是生气了?啊?

薇拉

(急速地用手掌在自己脸颊上摁了一下,然后一脸痛苦,喃喃自语)真是可怕的情况……

奥格涅夫

(惊讶)什么可怕的情况?是什
么事呢?

薇拉

(仍旧呼吸急促,双肩颤抖,转身背对了奥格涅夫,望了一会儿天空——大概半分钟)我有话要跟您谈一谈,伊凡·阿列克谢维奇……

奥格涅夫

我在听。

薇拉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会惊讶,但我不管了……(俯下头,手指揪着披巾上的绒球)您注意到没,我想要跟您……说的这个……您会觉得奇怪……会觉得傻,而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说话声逐渐转为不清不楚的喃喃低语,然后被哭声突然打断。女孩的头更低了,并用披巾掩

面，痛哭失声)

奥格涅夫

(惊讶然后困窘，无助地环顾四周，然后紧张地，喃喃地)唉，怎么回事呀！薇拉·加弗里洛芙娜，请问？亲爱的，您……您病了吗？还是谁欺负了您？您说看看，或许我……可以帮忙……
(试着安抚薇拉，小心谨慎地让自己挪开挂在她脸上的手)

薇拉

(含着泪对奥格涅夫微微一笑)
我……我爱您！

奥格涅夫

(转过身，站起来，愣神了。一个光束打在他的身上，进入内心的独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心感到又急又刺，好像在身体里头翻转着，不太妙……不太妙，我对她，我对她……是爱还是不爱？这是一个问题！

薇拉

(薇拉呼吸变得轻松自然一些了。同样站起身来，面对观众，光束照在两人身上，主要在薇罗奇卡身上，她匆忙而热烈地)我从一开始认识他的那几天，就被他的独特、聪明、善良睿智的眼神、工作任务和生活目标所深深

吸引，我知道我在那一刻就已经热情、疯狂、深刻地爱上了他；夏天有时候我从花园走进屋子，看到他前厅的斗篷，或是远远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底就会神奇地拂来一阵清凉，预感到幸福；甚至他的空泛笑话也能使我哈哈大笑，在他的笔记本里的每一个数字，我都好像看到了某种不同凡响的睿智和伟大，连他那很多枝节的手杖也让我觉得比树木还要美丽。（声音有焦虑、略微嘶哑，而后变得如乐音般起伏，并且热情，此时她睫毛上有泪珠）

奥格涅夫

（光束又单打在他身上，内心独白）我是怎么了？我听到这些不应该是喜悦的吗？可是没有，我对她的爱呢！遍寻不到，我只找到对她的同情，她是个好女孩，我只会让她心痛。这一切都太过迷人、太过甜美、太过严肃了，我要直接和她说，“我不爱您”吗？不行，“是，我爱”也完全说不出口啊！（光线重新照回两个人身上）

薇拉

（依然在说，奥格涅夫依然沉默）我想一直见到他，想要跟他

走，哪怕现在就走，无论去哪儿都行了。我要当他的妻子和助手，对我而言没有比这些还要更幸福的事情了，如果他弃我而去，那么我会忧伤而死……

薇拉

（拗着手）我无法待在这里！我厌烦了这里的房子、森林、空气。我无法忍受这一成不变的平静和漫无目的的生活，无法忍受我们这里平淡无奇又黯淡无光的人，这些人个个都相似，像一滴滴水似的！他们全都很热心，温馨，因为他们衣食无缺，没有受过苦，没有奋斗过……而我正想去住在又大又湿的房子里，跟那里的人们一起受苦，想要被劳动和贫困磨一磨……

奥格涅夫

（处于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状态）薇拉·加弗里洛夫娜，我非常感谢你，尽管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得到这份……您所说的……情感。再来，身为诚实的人，我应该要说出……幸福是基于对等的立场，也就是说当双方……都一致爱上对方。（这一瞬间奥格涅夫不好意思说下去了，沉默了，脸不自然地紧绷着。薇拉读出了

奥格涅夫的表情，脸色变得苍白，头像花凋谢似的垂了下来)

奥格涅夫

请您原谅我……我也心痛不已！

薇拉

(骤然转身，向左房走去，奥格涅夫跟在她身后)不，不需要！

(手甩着披巾)别过来，我自己会走回家……

奥格涅夫

不，总该要……不能不送啊…

(光束又照在他身上，走动状进入独白，他一会儿望着薇罗奇卡的背影，一会儿看地上女人的小小足印)

奥格涅夫

我真是个冷漠无情的人！说出的话也只会让女人生厌！我的情感呢！那些话语，那些泪！可怎么只让我感受到怜悯……啊，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爱得不勉强呢？我都快要三十岁了！像薇拉这么好的女人我不曾遇过，以后也永远不会遇到了……啊，过早地衰老！无望的爱情！（望着薇罗奇卡的后背，后者越走越快，头也不回，头低着）我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候她心里的滋味！恐怕是痛苦的！天

啊，其中多么有生命力，诗意和意义啊，就连石头都会为之感动，而我……我真是又笨又不可理喻的人！

第三场

庄园的篱笆门处。

薇拉经过这里回头匆匆瞄了一眼奥格涅夫，然后拉紧披巾，快步经过花园，走进屋里。

奥格涅夫停留在篱笆外目送其进去，然后回头缓慢地向森林走去。不时回头看向花园，在地上搜寻着薇拉的足迹。

第三幕

第一场

奥格涅夫缓步回到了小桥处，

停下来深度思考。周围是漆黑的阴暗，一阵急剧闪动的斑斑月光（好几个聚光灯）照在他身上，越闪越快，如此好一阵，然后正常光束照在他身上。

奥格涅夫

（独白）我为什么会如此的异常的冷漠……答案就在这里！这绝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种由内生出的冷漠；这不是聪明到可以自夸的，或笨蛋的自私自利的冷漠，这只是我内在心灵的懦弱无力，是我无能领会深刻的美，还有我在本身的一切生活中缺乏爱造成的早衰使然而庞大起来的冷漠。

（奥格涅夫转身快步向庄园走回去）

第二场

雾已消散的花园，月光把一切都照得很亮，只有远处起了一些阴暗的雾霭。天芥菜，木樨草仍茂盛，一只与奥格涅夫熟识的小狗卡

罗友摇着尾巴向奥格涅夫走来，嗅着奥格涅夫的手。

奥格涅夫

（在屋边走了几圈、小心翼翼地来到那扇暗了的窗前，薇罗奇卡的窗，叹了一口气，轻轻叩下）亲爱的薇拉·加弗里洛夫娜，爱一直是一种伟大而又永恒的主题，从书籍里就可以得知。而对于我，还充满了神秘和千万种不确定，我也想有一天能像叶芝，聂鲁达那样用爱写出来一篇篇美丽的诗性的东西。我非常、发自心底地感谢你来，邀请我共同为这种永恒的美，珍贵的爱情和情愿长久的陪伴来谱写旋律。你的爱是真诚的、甜美的，而我却是愚蠢、罪恶、呆板的，甚至是粗野的，不曾真正爱上过谁的男人。我明白过来，我无法正确地去爱您，亲爱的，我是一个残酷的，会心手不一地把不该有的痛苦回报给我自己接近的人，我们的乐章不一定是轻快的，和谐的，即使包含了命运……是会让人叹息的，战栗的！

奥格涅夫

（看着没有回应，依旧暗沉的窗

户，靠着墙坐了下去）亲爱的薇罗奇卡，刚刚走在无人的月光下的小径，你消失在我身边的那阵子，我冷漠的心，我这颗心终于感受到了我会失去的（声音变得颤抖），一种亲切的东西。我感觉到它可能自此以后再也不会被找回来。我面对着我这颗心，这跳动着，应该和正常人一样去感受爱的心，向你坦诚，我现在确信的那部分。我一直喜欢着您，爱着您。这份现实差点被我摧毁了。我时常想起您小小脑袋上可爱的辫子上面，一些小叉子，小酒杯的发卡；那辆和您一起骑过的叮铃叮铃的自行车；那条郁郁垂在您身上的边缘缝着毛茸绒小球的红色针织披巾，像无风时候的旗帜。有时白天它会成为那只棕色小猫睡觉的地方。这条披巾和您都散发着一一种自在慷慨，善良温暖、让我着迷的气息。你的每一颗纽扣，裙子的每一层褶皱，都有种温馨惬意又纯真的东西啊！当然你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人是不可能完美的，你爱发小脾气，让我干活、打扫卫生，早晨拉着晚睡的我起床，但我一

概原谅了，原谅得一点儿也不勉强。我现在想起来反而感动，这种原谅一切的原因就是我一直确认的，就是我爱您，薇罗奇卡，我决心要让这颗怯弱的心强壮起来，让它猛烈地跳动，这颗沉寂的心啊，……如果一切还不是太晚。

我们都有复杂的心灵机制，解释起来太过困难，就像我仍不清楚您爱的是您所想象而创造出来的我，还是我曾混乱于这是不是友情的幻影假象，动物性的生理机制。但在这里，从初春到晚夏，从见到你的那个森林里交谈书籍的晴天，到看着你忧伤到瘦削背影的黑夜，我发觉这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最复杂最艰辛就在现在的脚下，我亲爱的、可爱的薇罗奇卡，我要为了你去破除那些虚妄的沉沦的一切，向不真实的它们作斗争……这就是一些游荡在我常常酒醉脑袋里的思想。一些单调喧嚣的思想，带有可怕的孤独感。（看着仍没有回应的窗户，叹气）

奥格涅夫

（沉默了许久，喃喃地）再会——再会了，该轮到我希望的承受了。我会永远记住你可爱的样貌……薇拉·加弗里洛夫娜，尽管它终会不可避免地在我的认识中渐渐淡去，如天边隐约乍现的野鹤吧。微风捎来它们悲喜交织的呐喊声，我抬头看去，却在蓝天中看不见了它们的一个黑点，声音也杳然无踪。倏忽而过的人是否就像这样沉落在我们的过往中了，只留下一些无用的回忆痕迹吗……（奥格涅夫抚摸着卡罗友柔软的毛，慢慢站了起来，朝着窗子再次挥了挥手，向花园走去。那个暗着的窗户静静地，一会儿后亮起来。随后门也打开了，一个披着红色披巾的身影跑出来，奥格涅夫转身，花园中两个年轻人拥抱在一起，越来越大的烟雾笼罩住他们）

第三场

城内的一家旅店、清晨。

身心俱裂的奥格涅夫在床铺上

起来，屋内还燃烧着灯火，传来教堂清晨的钟声，一声狗叫。

奥格涅夫起来，甩了甩头，便开始收拾行李……

——幕落——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